

从边缘到中心：女议员在美国国会身份的演变

熊礼伟

(皖西学院外国语学院, 安徽 六安 237012)

摘要: 联邦国会是美国最高立法机构,也是其民主制度的核心组成部分,但女性直至1917年才得以进入。自此,女议员在国会的地位渐进提升。具体来看,她们由只具象征意义的陪衬者,逐步转变成在相关法规制定、实施过程中的实干家,并获得一定的领导权。现今,虽然所占比例仍很低,但女议员已走到国会舞台的中心。文章通过解读典型人物及案例,探究女议员身份的演变历程,突出她们地位的逐步提升既推动了女权事业的发展,亦是对美国民主制度的完善。

关键词: 国会女议员;陪衬者;实干家;女权主义;美国政治体制

中图分类号: D75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735(2015)04-0042-04

在美国“三权分立”政治体制中,联邦国会既是最高立法机构,也是其代议制民主的核心体现形式。但同时,根深蒂固的性别歧视将美国妇女长期排除在“国会山”之外。直至1917年,珍妮特·兰金(Jeannette Rankin)当选为众议员,美国才在建国141后诞生首位女性国会议员。

论及女议员在国会身份的演变历程,欧文·戈佐克(Irwin Gertzog)将之归纳为:文雅陪衬者(gentlewoman amateur),低调实干家(neutral professional)和女权主义合作者(feminist colleague)。“文雅陪衬者”指女性初入国会时,人数屈指可数,其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低调实干家”仍指女性在国会处于绝对弱势地位,在女权议题上行为低调,但她们已能在国会中发挥一定实质性作用。“女权主义合作者”指女议员坚信男、女议员地位平等,并有着明确的指导思想和斗争目标,她们亦不会刻意回避与男议员间的分歧与冲突^{[1](P243-264)}。虽较为笼统、抽象,但这一概括基本反映出女议员在美国国会身份、地位的历史演变过程。通过对代表性人物和典型案例的解读,文章着力剖析国会女议员身份的沿革历程,突出她们地位的逐步提升既推动了女权事业的发展,亦完善了美国的政治制度。

一、文雅陪衬者：女性在国会参政的起步阶段

自1917年开始,男性对国会议席的独占局面便成为历史。1920年8月,赋予妇女选举权的联邦宪法第19修正案正式生效。为美国妇女参与选举拉开了序幕,更直接地促进了女性在国会地位的提升。在美

国的选举体制下,当妇女群体获得选举权后,为赢得更多女性选民在各类选举中的支持,民主、共和两党势必采取相应措施来关注她们的政治诉求,而它们在女性进入国会上的态度即体现这一点。1920年后,两党不但开始支持女性参与国会议席的竞选,而且还在她们难以胜选的情况下,通过任命或特别选举等方式让少数女性成为国会议员。譬如,1922年7月,温妮弗雷德·赫克(Winnifred Huck)通过伊利诺伊州共和党的特别选举,继承其父亲去世后该州空缺的众议院席位。1922年11月,来自佐治亚州的丽贝卡·费尔顿(Rebecca Felton)被任命为参议员,成为美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女参议员^[2]。虽然这一时期的女议员人数极少,且一般是通过非常规方式产生,但无论怎样,国会讨论中自此有了女性的声音。

由于生活经历、教育背景等方面与男性存在差异,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女议员,她们都更为关注弱势群体、儿童、家庭暴力等与女性关系较为紧密的议题,并把这些男权政治中的“私人领域”议题转换到“公共领域”^{[3](P126-127)}。男权政治将儿童、家庭暴力等议题列入“私人领域”,而在美国注重保护个人隐私权的法规下,这些领域存在的歧视与不公平就可以免受社会监管,这直接损害了妇女、儿童的权益。女性

* 收稿日期: 2015-03-12

基金项目: 安徽省省级教学团队——皖西学院大学英语教学团队资助(2014jxtd032)。

作者简介: 熊礼伟,男,安徽六安人,讲师,研究方向: 跨文化交际,语言与文化。

参与到国会工作之后,不论女议员的意愿最终能否实现,她们至少能将更多侵害妇女、儿童权益的问题引入社会公共领域,使这些问题得以解决成为可能。另一方面,由于女议员已是国会议程的当局者,她们既可通过自身努力获取男议员对其工作能力和政治观点的认可,又能更有效地引导媒体和公众关注弱势群体的诉求,妇女群体的权益自然包括其中,而这些是她们在未进入国会之前所无法办到的。

20世纪50年代之前,女议员人数极少,而且任职时间一般较短。从65届(1917~1919)到80届(1947~1949)国会,只有7位女性成为参议员,而女议员在众议院所占比例从未超过2.5%。二战后,女议员的人数亦未有快速增长。例如,85届(1957~1959)国会只有1名女参议员,而女众议员也仅占3.4%。众所周知,赢得选举是成为国会议员的正常途径,但此一时期,众多女议员却并非通过此一途径进入国会。再以65届至80届国会为例,在这期间的7位女参议员中,其中3位是填补丈夫去世后留下的空缺而成为参议员的。在同一时期,有41位女性成为众议员,其中15位也是通过继任而进入国会的。如此高比例的女议员通过此途径成为国会议员,被称为“寡妇继承权”(widow's succession)^[4]。因众多女议员通过任命或特别选举进入国会,她们的任期一般都较短。以首位女参议员费尔顿为例,她于1922年11月21日获得任命,但她任职仅为1天,第2天即被新当选的男性参议员取代。可见,在初进议会的40多年间,女议员人数不但远未达到一定比例,而且她们获得任职资格的方式和任职时间都异乎寻常,故这一时期女议员很大程度上是妇女选举权效应的产物。

鉴于上个世纪60年代之前女议员的整体状况,她们难以在国会改变男权政治的运行模式,其主要作用是拟出相关提案,呼吁男性议员给予关注和支持。翻开女议员的从政历史,在这一时期,她们也确实未能主导国会议程,成为国会制定关乎妇女、儿童权益重要议案的主角。基于任职人数、时间以及综合政治能力等因素,女议员在国会的地位符合“文雅陪衬者”的定义,其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实际意义。

二、低调实干家:女性在国会参政的发展阶段

60年代后,每届国会女议员人数“屈指可数”的局面仍未发生质变。整个60~70年代,只新产生5位女参议员,其中2位通过选举进入参议院,其余3位仍是通过任命方式入职,在位时间短暂。至80年

代末,每届议会中女参议员比例从未超过2%。在众议院,此一时期女议员的绝对人数有所增加,但她们所占比例仍极低。在87届(1961~1963)中,女众议员占4.1%,而至100届(1987~1989),其比例也仅为5.5%。但同时,虽然女议员在比例上无实质性突破,但她们已能在相关法规的制定、实施过程中真正发挥作用,承担起“低调实干家”的角色。

伊迪丝·格林(Edith Green)是来自俄勒冈的民主党女议员,在众议院任职长达20年,她是此时“低调实干家”的代表。在职期间,她促使通过多项涉及妇女权益的法案。例如,男女同工同酬议案于1955年被提出,而在随后8年,格林利用一切机会劝服男议员,让他们认同男女做同样的工作应获相同报酬。在她的努力下,“同酬法案”于1963年获得国会通过并生效。1972年“高等教育修正案”(第九条)禁止教育中存在任何形式的性别歧视,格林也是修正案的主要倡导者。对于以格林为代表的女议员,她们认为妇女群体在各个社会层面遭受歧视,在捍卫女权问题上,自己责无旁贷。

60年代前,女议员一般只被安排在国会的劳工、福利、教育等委员会工作。在男权政治看来,上述部门的职责隶属传统的妇女领域,“适合”女议员。60年代后,女议员开始挑战这一带有性别歧视的工作安排。1969年,雪莉·奇泽姆(Shirley Chisholm)成为首位赢得竞选的黑人女众议员。刚进国会时,她被安排到农业委员会林业分会工作。奇泽姆拒绝这一职务分配,这次史无前例的挑战让她被重新安排到退伍军人事务委员会工作^{[5](P92-94)}。作为“文雅的陪衬者”,女议员们亦关注妇女问题,但所发挥的作用有限,更无法在重要女权议案上获得主导权。60年代后,随着参政经验和能力的逐步提高,女议员发挥的作用随之提升,这在《平等权利修正案》(ERA)批准期延长事件中便得到明显体现。

ERA在1923年由“全国妇女党”提出,其核心内容是公民的天赋人权不能以性别为借口而被否定或节略。ERA要以宪法修正案形式彻底消除各个社会层面对女性的歧视,从而真正实现男女平等。经过半个世纪的斗争,至1972年3月,ERA先后获得参、众两院通过。

60年代后,女议员在国会发挥的作用虽有提升,但整体弱势地位并未改变,而女议员们力图改变这一局面。鉴于此,他们计划建立一个跨党派的常设机构,以便将女议员的话语权最大化。1977年,“国会

女议员决策委员会”正式成立。“决策委员会”吸纳不同的政治观点^{[6](P10-15)}。因制定的目标具体,争议较小,易于操作,“决策委员会”在保护妇女、儿童权益方面均取得突出成绩,这些都凸显了女议员地位的提升。

虽然“国会女议员决策委员会”取得一定成绩,但因该组织的“一致同意”原则,其作用与组建者预期的目标还相去甚远,必须对“决策委员会”进行改革。1981年7月,“决策委员会”终止“一致同意”原则。虽然4名女议员立即宣布退出,但这种以牺牲人数的举措让其更具活力。因当时女议员人数有限,为扩大“决策委员会”影响力,组织者决定吸收具有女权思想的男议员加入。“国会女议员决策委员会”于1982年3月2日正式更名为“妇女议题国会组织委员会”(CCWI),可接纳男议员加入。随后2周内,66名男议员加入。至1982年底,申请加入的男议员达100人^{[7](P24)}。“国会女议员决策委员会”的改革对女议员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更好地保障了妇女、儿童权益。

综上所述,在60~80年代,就所占人数比例而言,女议员并未取得绝对优势,但她们在国会所起作用发生转变,不再是只具象征意义的“文雅陪衬者”。此一期间,虽然女议员不会刻意以维护女权为口号,全面挑战男性在国会的主导地位,但她们在相关立法及其制定过程中发挥作用,成了名副其实的“低调的实干家”。

三、女权主义合作者:女性在国会参政的升华阶段

在美国妇女参政史上,1992年被称为“妇女年”(The Year of Women),在当年的国会选举中,48名(其中8名黑人)女性当选众议员,其在众议院的比例达到11%,7位女性当选参议员。其中来自伊利诺伊州的卡罗尔·布劳恩(Carol Braun)成为首位黑人女参议员^[8]。1992年后,女议员在国会选举上实现人数突破,这种历史性突破让她们能更多地关注到不同妇女群体的权益诉求,将更广泛的社会问题呈现在国会工作议程之中,而“妇女议题国会决策委员会”(CCWD)的发展历程即能充分体现这一点。

CCWI是女议员探讨与妇女相关议题的主要平台,但女议员人数少仍是制约其进一步发展的主要因素。1992年后,众议院的每一个专门委员会中都至少有1名CCWI女性成员。在里根政府时期,虽未能彻底推翻最高法院的裁决结果,但通过一系列行政命令来限制妇女的堕胎行为。鉴于堕胎的高昂费用,

CCWI推动立法,让贫穷妇女在接受堕胎手术时更易获得公共医疗补助,并督促联邦政府制定法规,严惩蓄意威胁、伤害堕胎者和堕胎手术从业者^{[9](P50-52)}。在克林顿政府的支持下,上述斗争目标基本得以实现。除了维护妇女的堕胎权,这一时期CCWI还推动诸多提案的制定及实施。譬如,在103届国会结束使命前,“防家庭暴力法案”(VAWA)获得通过。

随着女议员地位和作用的提升,她们获取领导权的意愿也得以相应提升。1978~1993年的15年间,研究者发现:女议员不仅改变了对领导权的认识,同时她们的领导才能在国会得到男性的广泛认可。这种意识和能力的双重提升足以让女性真正获得领导权,而芭芭拉·肯内利(Barbara Kennelly)和苏珊·莫利纳里(Susan Molinari)相继当选民主、共和两党“众议院委员会”副主席便是例证。

1992年后,女议员不仅在人数上实现了突破,而且还获得了相应的领导权。议长是众议院的最高领导者,2007年,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众议院女议长,从而将女性在国会的领导权推至顶点。

佩洛西1987年当选众议员,先后任职于拨款和情报委员会。1999年,佩洛西竞选民主党众议院党鞭(Party Whip),并于2001年成功当选。竞选过程中,她称:“竞选是因为我能够帮助民主党成为众议院多数党,而在此过程中,女性的思想和工作方式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这是一个信号,表明女性同样拥有无限的参政机遇。”次年,佩洛西又被民主党议员选为该党的众议院领袖。为了能够让民主党再次成为众议院多数党,佩洛西努力协调民主党议员间的分歧,以便让他们在关键议题上成为一个团结的整体。2006年中期选举结束后,民主党再次成为众议院多数党,而依据惯例,佩洛西成为众议院议长,从而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在110届(2007~2009)众议院议长就职典礼上,佩洛西说:“无论对国会还是美国妇女,此刻都具有特殊意义,而我们为之等待了200多年。在此期间,我们从未失去信心,并通过自己的奋斗来兑现美国对国民人人平等而平等的承诺……对未来的美国妇女,天空才是极限,其它一切皆有可能”^[10]。之后,这位女议长的工作表现成为焦点,而她在压力下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领导职责。2010年中期选举后,民主党失去众议院多数党席位,这让奥巴马政府力推的医改方案在国会通过的前景变得异常艰难。鉴于此,奥巴马曾打算对医改法案进行重大

调整,以便获得国会通过,而佩洛西极力说服奥巴马坚持原则。在她的组织领导下,医改法案顺利获得众议院通过。在签署法案时,奥巴马称赞佩洛西为“众议院有史以来最优秀的议长之一”。佩洛西的表现证明,同男性一样,女性可以胜任各级政府的领导职位。

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虽然女议员在国会的比例只维持在20%左右,但她们在其中已发挥了超出其所占比例的作用,并逐步获得了一定的领导权,走到了立法舞台的中心。随着从政能力和经验的丰富,这一时期的女议员坚信自己与男议员地位平等。有了明确的指导思想和工作目标,她们不会刻意回避与男议员间的分歧,不会随意屈从男权意志。从这一角度来判断,女议员在国会的地位已称得上是“女权主义合作者”。

四、结语

纵观女议员在国会近一个世纪的从政表现,尤其是在女权议题上的作用,她们的地位沿革是一个从边缘到中心的渐进变化过程。美国是典型的代议制民主国家,而立法机构是其代议制民主的基石之一。将女性排挤在国会大门之外,或只让她们在其中发挥象征性作用,代议制民主都名不副实。鉴于此,女性进入国会并逐步从边缘走向中心,这本身就是美国政治制度发展、完善的重要组成部分。2014年中期选举后,女议员在参、众两院分别占20%和19.3%。可见,女议员虽已走到国会舞台的中心,但仍未能成为与男性等权的“主角”。这一事实也表明,美国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是一个渐进发展的政治体制,其目前仍存在诸多缺陷与不足。

参考文献:

- [1]Gertzog, Irwin N. Congressional Women: Their Recruitment, Integration, and Behavior[M].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1995.
- [2]美国国会女议员网. “Women Pioneers on Capitol Hill”, 1917~1934 [EB/OL]. <http://womenincongress.house.gov/historical-data/>.
- [3]Swers, Michele L. The Difference Women Make: the Policy Impact of Women in Congres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2.
- [4]美国国会女议员网. [EB/OL]. <http://womenincongress.house.gov/historical-data/>.
- [5]Susan M. Hartmann. From Margin to Mainstream: American Women and Politics Since 1960[M].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Inc., .
- [6]Gertzog, Irwin N. Women and Power on Capitol Hill: Reconstructing the Congressional Women's Caucus[M]. 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04.
- [7]Gertzog, Irwin N. Women and Power on Capitol Hill: Reconstructing the Congressional Women's Caucus[M]. 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04.
- [8]“Women in the U. S. Congress 1917~2011”, Center for American Women and Politics(CAWP)[EB/OL]. <http://www.cawp.rutgers.edu/fast-facts/levels-of-office/Congress-HistoricalInfo.php>.
- [9]王恩铭. 20世纪美国妇女研究[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2.
- [10]Text of Nancy Pelosi's speech [EB/OL]. <http://www.sfgate.com/bayarea/article/Text-of-Nancy-Pelosi-s-speech-2625996.php#page=1>. 2007-01-04.

From Margin to Mainstream: Study on the Evolution of American Congresswoman's Statuses

XIONG Liwe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West Anhui University, Lu'an 237012, China)

Abstract: As one cornerstone of American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Federal Congress is the highest legislative agency in U. S. political system. Woman, however, was excluded from it until 1917. Since then, congresswoman's status has been elevated step by step. To be specific, their roles in congress move from gentlewoman amateur with symbolic meaning to neutral professional who can exert substantial influence on law and policy making, especially the ones related to women rights. Nowadays, though still the minority, congresswomen, serving as feminist colleague, have entered the center stage in congress. Through interpreting typical characters and cases in the history of congresswomen'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this paper aims at exploring 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their statuses, and highlighting such promotion which not only propels the better protections of women's rights, but also reflects gradual developments of American democracy.

Key words: congresswoman; gentlewoman amateur; neutral professional; feminist colleague; American political system